

全人類的財富——玄奘大師西行求法

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大師（602-664年），通曉佛教經、律、論三藏，被尊稱為三藏法師。現今若以網路搜尋玄奘法師的圖像，出現的多是身著僧服、背著書筐、側身、眼睛注視著前方、踽踽獨行取經、捨命求法的形貌。由此可知，這也是一般大眾對大師最鮮明的印象——不畏艱辛，徒步西行天竺取經。

未到印度前多方學習

玄奘大師俗名陳禕，出生於一個沒落的官宦之家，父母早喪，少時雖家境貧困，但他聰慧敦厚、好讀聖賢書籍。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說，大師13歲時，在二哥長捷法師（俗名陳素）的陪同下，於東都洛陽淨土寺出家，依止景法師學習《涅槃經》，依止嚴法師學習《攝大乘論》。



12世紀《先德圖像卷》刊載之玄奘大師像
現收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

既得出家與兄同止，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將盡，再覽之後，無復所遺。眾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問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

後來大師又跟隨基、暹兩位法師修學《攝論》、《毘曇》，跟隨震法師修學《迦延》。

諸德既萃，大建法筵，於是更聽基、暹《攝論》、《毘曇》及震法師《迦延》，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三年間，究通諸部。

之後大師又跟從深法師學習《成實論》，並向岳法師學習《俱舍論》，大師精進不輟，廢寢忘食地苦讀，奠定了良好的佛學根基。大師求法的足跡到過許多地方，如成都、荊州、相州、趙州、長安等。

又到趙州，謁深法師學《成實論》。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岳法師學《俱舍論》。皆一遍而盡其旨，經目而記於心，雖宿學者年不能出也。

夢境和前往印度的決心

玄奘大師的母親有天做了一個夢，夢到大師穿著白衣朝西方而去，母親說：「兒子，你要去什麼地方？」孩子回答：「為了求法，我要離開這裡。」這個夢境有如預示一般，揭示大師前往印度求法之心如是懇切。



甘肅榆林窟第3窟《玄奘取經圖》（局部）

又法師初生也，母夢法師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為求法故去。」此則遊方之先兆也。

佛教於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爾後歷經東西晉、魏晉南北朝、隋朝而至唐朝。佛典翻譯經歷了以康僧會（不詳-280年）、竺法護（229-306年）為代表之「初創期」，直到鳩摩羅什（344-413年）、真諦（499-569年）代表的「進展期」，佛典漢譯不絕，並自宮廷貴族間的流傳，普及到一般民間。

然而為什麼六百年後的唐朝，玄奘大師於四處參學、謁師後，即使未獲唐太宗首肯，仍不惜冒著生命的危險「冒越憲章，私往天竺」，從首都長安到印度那爛陀寺深入學習？

這是因為當時佛學著作與譯本繁多，而詮釋佛典的注疏方式則因宗派之別而形成不同的詮釋進路，因而各有所長、各有立場。《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說，其時佛學相關問題：「先賢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的約有一百條之多，因此大師才毅然決然地決定前往印度求取真經。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載：

法師以今古大德，闡揚經、論，雖復俱依聖教，而引據不同，諍論紛然，其來自久。至如黎耶是報非報，化人有心無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不滅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含之盤根，大小兩宗之鉗鍵，先賢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法師亦躊躇此文，怏怏斯旨，慨然嘆曰：「此地經、論，蓋法門枝葉，未是根源。諸師雖各起異端，而情疑莫遣，終須括囊大本，取定於祇桓耳。」由是壯志發懷，馳心遐外。

取經路線

大師從長安（今稱西安）出發，途中經過秦州（今稱天水）、蘭州、涼州（今稱武威）、甘州（今稱張掖）、肅州（今稱酒泉）、瓜州（今稱安西）、玉門關、伊吾（今稱哈密）、白力城（今稱鄯善）、高昌（今稱吐魯番）、阿耆尼國（今稱新疆焉耆）、龜茲（今稱庫車）、克孜爾（今稱拜城）、跋達迦國（今稱新疆阿克蘇）、凌山（今稱烏什）、大清池（今稱伊塞克湖）、碎葉（今稱比什凱克）、石頭城（今稱塔什干）、颯秣建國（今稱撒馬爾罕）、咀密國（今稱鐵爾梅茲）、活國（今稱昆都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乾隆大藏經
一七〇
龍藏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執一

唐 沙門釋 彦深述

恭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啓三寶以黜群邪之典由是佛教行焉方等一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真詮也化城垢服濟鹿馳羊謂之小學言權旨也至於禪戒呪術厭趣萬途適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為本根其義也三轉之法謂之為末枝其義也暨夫天雨四花地現六動解其譬實示以衣珠借一以破三攝末以歸本者也付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持如來所有法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即謂釋尊一代四十九年應物逗機通時之教也逮提河輟潤堅林晦景遂言冲宗於焉殆絕我先昆迦葉屬五棺已掩千艷將焚痛

《乾隆大藏經》收錄有《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士)、梵衍那國(今稱巴米揚)、迦畢試國(今稱喀布爾)、健陀羅國(今稱白沙瓦城)、犍陀羅(今稱塔克西拉)、拉合爾、藍毗尼(今稱魯潘德希)，最後到達那爛陀及摩揭陀國(今稱巴特那)為止。

這段漫漫的萬里長征之路，以今日的地名稱之，大師是從陝西、甘肅河西走廊，至敦煌一帶，這段路程有僧人同行，直到玉門關後，行走八百餘里的路是孑然一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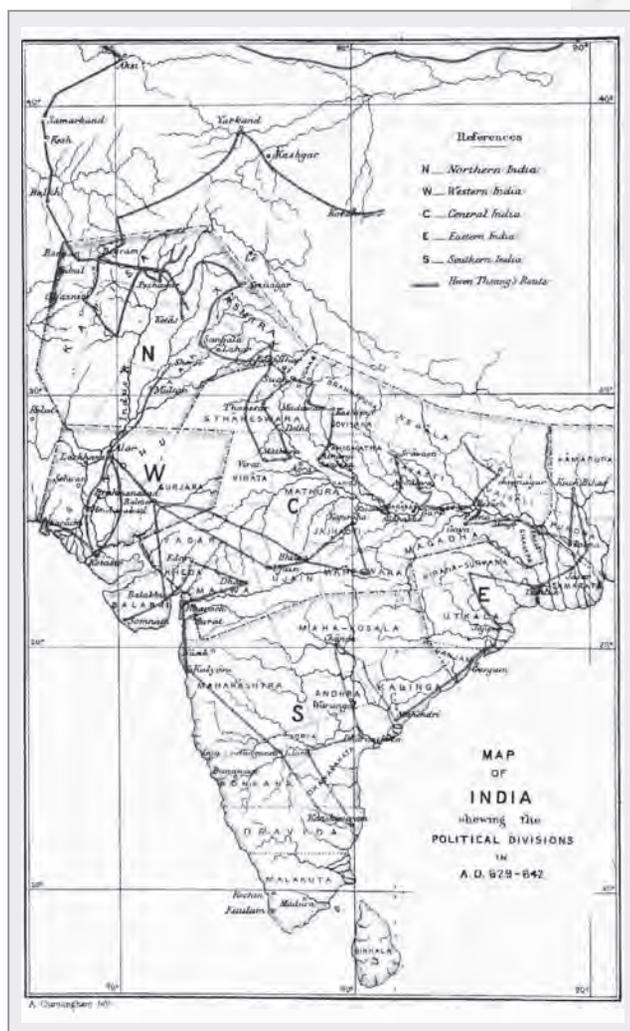
此段路程，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說：

從此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裏，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

這是無飛鳥、走獸，水草不生的地方，大師一心稱念觀音菩薩聖號並持誦《心經》。這段路相當艱困，大師發願不到印度絕不回頭：「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

行十餘裏，自念我先發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

大師祈請菩薩說，他是為正法西行，不為名利，祈求菩薩慈悲，讓他平安度過這趟危急生命的旅程。



英國考古學家亞歷山大康寧漢 (Alexander Cunningham) 所繪之「玄奘取經路線圖」，刊載於《印度古代地理》(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一書中(1871)

啟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無冀名譽，但為無上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群生，以救苦為務。此為苦矣，寧不知耶？」

後大師經新疆，至吐魯番盆地，此時高昌王麴文泰聽聞大師來到，於是率領文武百官后妃太子，郊迎十里，並以重禮供養欲留下大師以為國之法導。大師沒有接受，以絕食相抗，國王心生愧懼，遂為大師預備西行所需，並修書二十四封與西域各國以利大師通關。

之後，大師經西域古國阿耆尼國、庫車、塔里木河上游、烏什、伊塞克湖、比什凱克。在碎葉（比什凱克），大師見了突厥可汗，獲得可汗資助及派騎兵保護。之後大師到烏茲別克斯坦、鐵爾梅茲、昆都士，其中穿越了海拔七千公尺的天山，增冰峨峨，飛雪千里。最後至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爾，到達了印度那爛陀。

在當時交通落後的情況下，大師為求得寶貴的佛法、為尋求珍貴的真理，以艱忍不拔的精神，沒有打退堂鼓、沒有放棄退縮，最後終於完成旅程。

釋門千里之駒

由於三藏法師玄奘大師畢生無私的奉獻，使得後人為感念他的恩澤，在學術



西安興教寺石刻玄奘像拓本



日月潭玄奘寺《玄奘大師西域行跡圖》浮雕壁畫

上、出版刊物上，以及視聽作品方面，都有不少關於玄奘大師的介紹和研究，大師也被譽為「釋門千里之駒」。

大師於西行路上，雖備受艱辛，但他還是經常不斷地學習，若遇博學多聞者，都會停下來恭敬地請益，停留的時間，有時高達一、兩年，大師一生的學習精神令人敬佩。

大師西行求法，往返時間約19年，途中歷經138個國家或地區，他是出色的宗教家、偉大的翻譯家，他精通地理，是走訪多國的旅行家，也是國民外交家，集多種身分於一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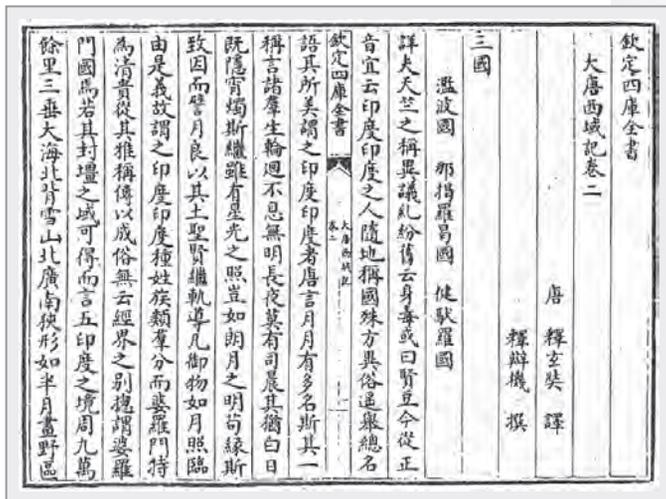
大師擁有無比的毅力，克服了難學的梵文，並歷盡艱險取經，以及和各國作文化上的交流。

他在印度全心全意追隨戒賢法師學習後，又遍遊各地參訪及請教，由於他嫻熟梵語，加上勤奮學習，不斷地充實與提昇自己，讓這條取經之路，也成為「文化傳播」之路。大師帶回大唐的，不只是如同珍寶般的佛經，更將南亞文化與泛希臘時期的文化帶回，他以開放的胸襟，作了溝通與交流。

玄奘大師走訪各地，和各國人民建立良好友誼關係，如對印度、尼泊爾、越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國家都有貢獻，甚至取經後的翻譯以及佛法弘揚、教學，也影響了朝鮮和日本，讓取經之路，進而搭起了各國友誼的橋梁。總之，玄奘大師的西行極富意義，不僅是佛教界的資產，更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金銀雙色寫本《大唐西域記》（局部），現收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



《四庫全書》收錄之《大唐西域記》（局部）